紅樓夢（程甲本）/一百零三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夢（程甲本）

◀上一回

第一百三回　施毒計金桂自焚身　昧真禪雨村空遇舊

下一回▶

話說賈璉到了王夫人那邊，一一的說了。次日到了部裡打點停妥，回来又到王夫人那邊，將打點吏部之事告知。王夫人便道：「打聽准了麼？果然這樣，老爺也願意，合家也放心。那外任是何嘗做得的，若不是那樣的叅回来，只怕叫那些混賬東西把老爺的性命都坑了呢！」賈璉道：「太太那裡知道？」王夫人道：「自從你二叔放了外任，並没有一個錢拿回來，把家裡的倒掏摸了好些去了。你瞧那些跟老爺去的人，他男人在外頭不多幾時，那些小老婆子們便金頭銀面的粧扮起來了，可不是在外頭瞞着老爺弄錢？你叔叔便由着他們鬧去，若弄出事來，不但自己的官做不成，只怕連祖上的官也要抹棹藤本作：掉了呢。」賈璉道：「嬸子說得狠是。方纔我聽見叅了，嚇的了不得，直等打聽明白纔放心。也願意老爺做個京官，安安逸逸的做幾年，纔保得住一輩子的聲名。就是老太太知道了，倒也是放心的，只要太太說得寬緩些。」王夫人道：「我知道。你到底再去打　　打　　。」

賈璉答應了，纔要出來，只見薛姨媽家的老婆子慌慌張張的走來，到王夫人裡間屋内，也没說請安，便道：「我們太太叫我來告訴這裡的姨太太，說我們家了不得了，又鬧出事來了。」王夫人　　了，便問：「鬧出什麼事來？」那婆子又說：「了不得，了不得！」王夫人哼道：「糊　　東西！有要　　事你到底說啊！」婆子便說：「我們家二爺不在家，一個男人也没有，這件事情出來怎麼辦！要求太太打發幾位爺們去料理料理。」王夫人

着不懂，便着急道：「究竟要爺們去幹什麼事？」婆子道：「我們大奶奶死了。」王夫人　　了，便啐道：「這種女人死，　　了罷咧，也直得大驚小怪的！」婆子道：「不是好好兒死的，是混鬧死的。快求太太打發人去辦辦。」說着就要走。王夫人又生氣，又好笑，這說：「閣本和藤本作：說：「這婆子好混賬。璉哥兒，倒不如的閣本和藤本作：你過去瞧瞧，別理那糊　　東西。」那婆子没　　見打發人去，只　　見說別理他，他便賭氣跑囲去了。這裡薛姨媽正在着急，再等不來，好容易見那婆子來了，便問：「姨太太打發誰来？」婆子嘆說道：「人最不要有急難事，什麼好親好眷，看来也不中用。姨太太不但不肯照應我們，倒罵我糊　　。」薛姨媽聽了，又氣又急道：「姨太太不　　，你姑奶奶怎麼說了？」婆子道：「姨太太既不管，我們家的姑奶奶自然更不管了。没有去告訴。」薛姨媽啐道：「姨太太是外人，姑娘是我養的，怎麼不管！」婆子一時省悟道：「是啊，怎麼着我還去。」

正說着，只見賈璉來了，給薛姨媽請了安，道了惱，囲說：「我嬸子知道弟婦死了，問老婆子，再說不明，着急得狠，打　　我来問個明白，還叫我在這裡料理。該怎麼樣，姨太太只管說了辦去。」薛姨媽本來氣得乾哭，聽見賈璉的話，便笑着說：「倒要二爺費心。我說姨太太是待我最好的，都是這老貨說不清，幾乎悞了事。請二爺坐下，等我慢慢的告訴你。」便說：「不爲别的事，爲的是媳婦不是好死的。」賈璉道：「想是爲兄弟犯事怨命死的？」薛姨媽道：「若這樣倒好了。前幾個月頭裡，他天天篷頭赤脚的瘋鬧。後來聽見你兄弟問了死罪，他雖哭了一塲，已後倒擦胭抹粉的起来。我若說他，又要吵個了不得，我總不理他。有一天不知怎麼樣來要香菱去作伴，我說：『你放着寶蟾，還要香菱做什麼，况且香菱是你不　　的，何苦招氣生。』他必不依。我没法兒，便叫香菱到他屋裡去。可憐這香菱不敢違我的話，帶着病就去了。誰知道他待香菱狠好，我倒喜歡。你大妹妹知道了說：『只怕不是好心罷。』我也不理會。頭幾天香菱病著，他倒親手去做湯給他吃，那知香菱没福，剛端到跟前，他自己燙了手，連碗都砸了。我只說必要遷怒在香菱身上，他倒没生氣，自己還拿笤箒掃了，拿氷潑净了地，仍舊兩個人狠好。昨兒晚上，又叫寶蟾去做了兩碗湯來，自己說同香菱一塊兒喝。隔了一囘，　　見他屋裡兩隻脚蹬响，寶蟾急的亂嚷，已後香菱也嚷着扶着墻出來叫人。我忙着看去，只見媳婦鼻子眼睛裡都流出血來，在地下亂滾，兩手在心口亂抓，兩脚亂蹬，把我就嚇死了，問他也說不出來，只　　直嚷，鬧了一囲就死了。我睄那光景是服了毒的。寶蟾便哭着來揪香菱，說他把藥藥死了奶奶了。我看香菱也不是這麼樣的人，再者他病的起還起不來，怎麼能藥人呢。無奈寶蟾一口咬定。我的二爺，這叫我怎麼辦！只得硬着心腸叫老婆子們把香菱捆了，交給寶蟾，便把房門反扣了。我同你二妹妹守了一夜，等府裡的門開了纔告訴去的。二爺你是明白人，這件事怎麼好？」

賈璉道：「夏家知道了没有？」薛姨媽道：「也得撕擄明白了纔好報啊。」賈璉道：「據我看起来，必要經官纔了得下来。我們自然疑在寶蟾身上，別人便說寶蟾爲什麽藥死他奶奶，也是没答對的。若說在香菱身上，竟　　裝得上。」正說着，只見榮府女人們進來說：「我們二奶奶來了。」賈璉雖是大伯子，因從小兒見的，也不　　避。寶釵進来見了母親，又見了賈璉，便往裡間屋裡同寶琴坐下，薛姨媽也將前事告訴一遍。寶釵便說：「若把香菱綑了，可不是我們也說是香菱藥　　的了麽？媽媽說這湯是寶蟾做的，就該捆起寶蟾来問他呀。一面便該打發人報夏家去，一面報官的是。」薛姨媽聽見有理，便問賈璉。賈璉道：「二妹子說得狠是。報官　　得我去，托了刑部裡的人，相驗問口供的時候有照應得。只是要捆寶蟾放香菱倒怕難些。」薛姨媽道：「並不是我要捆香菱，我恐怕香菱病中受　　着急，一時尋　　，又添了一條人命，纔捆了交給寶蟾，也是一個主意。」賈璉道：「雖是這麽說，我們倒帮了寶蟾了。若要放都放，要捆都捆，他們三個人是一處的。只要叫人安慰香菱就是了。」薛姨媽便叫人開門進去，寶釵就派了帶来幾個女人帮着捆寶蟾。只見香菱已哭得死去活来，寶蟾反得意洋洋。已後見人要捆他，便亂嚷起來。那禁得榮府的人　喝着，也就捆了。竟開着門，好叫人看着。這裡報夏家的人已經出閣本和藤本作：去了。

那夏家先前不住在京裡，因近年消索，又記掛女兒，新近搬進京來。父親已没，只有母親，又過繼了一個渾賬兒子，把家業都花完了，不時的常到薛家。那金桂原是個水性人兒，那裡守得住空房，况兼天天心裡想念薛蝌，便有些饑不擇食的光景。無奈他這一乾兄弟又是個蠢貨，雖也有些知覺，祗是尚未入港。所以金桂時常囲去，也帮貼他些銀錢。這些時正盼金桂囲家，只見薛家的人來，心裡就想又拿什麽東西來了。不料說這裡姑娘服毒死了，他便氣得亂嚷亂叫。金桂的母親聽見了，更哭喊起來，說：「好端端的女孩兒在他家，爲什麽服了毒呢！」哭着喊着的，帶了兒子，也等不得僱車，便要走来。

那夏家本是買賣人家，如今没了錢，那顧什麽臉面。兒子頭裡就走，他跟了一個破老婆子出了門，在街上啼啼哭哭的僱了一輛破車，便跑到薛家。進門也不打話，便兒一聲肉一聲的要討人命。那時賈璉到刑部托人，家裡只有薛姨媽、寶釵、寶琴，何曾見過個陣仗，都嚇得不敢則聲。便要與他講理，他們也不聽，只說：「我女孩兒在你家得過什麽好處，兩口朝打暮罵的。鬧了幾時，還不容他兩口子在一處，你們商量着把女婿弄在監裡，永不見面。你們娘兒們仗着好親戚受用也罷了，　　嫌他碍眼，叫人藥死了他，倒說是服毒！他爲什麽服毒！」說着，直奔着薛姨媽来。薛姨媽只得後退，說：「親家太太且請瞧瞧你女兒，問問寶蟾，再說歪話不遲。」那寶釵寶琴因外面有夏家的兒子，難以

出来攔護，只在裡邊着急。恰好王夫人打發周瑞家的照看，一進門来，見一個老婆子指着薛姨媽的臉哭罵。周瑞家的知道必是金桂的母親，便走上來說：「這位是親家太太麼？大奶奶自己服毒死的，與我們姨太太什麼相干，也不犯這麼遭塌呀。」那金桂的母親問：「你是誰？」薛姨媽見有了人，胆子畧壯了些，便說：「這就是我親戚賈府裡的。」金桂的母親便說道：「誰不知道，你們有仗腰子的親戚，纔能殼叫姑爺坐在監裡。如今我的女孩兒倒白死了不成！」說着，便拉薛姨媽說：「你到底把我女兒怎樣弄殺了？給我瞧瞧！」周瑞家的一面勸說：「只管瞧瞧，用不着拉拉扯扯。」便把手一推。夏家的兒子便跑進來不依道：「你仗着府裡的勢頭兒來打我母親麼！」說着，便將椅子打去，没有打着。裡頭跟寶釵的人　　見外頭鬧起來，赶着來瞧，恐怕周瑞家的吃虧，齊打夥的上去半勸半喝。那夏家的母子索性撒起潑來，說：「知道你們榮府的勢頭兒。我們家的姑娘已經死了，如今也都不要命了！」說着，仍奔薛姨媽拚命。地下的人雖多，那裡擋得住，自古說的「一人拚命，萬夫莫當。」

正鬧到危急之際，賈璉帶了七八個家人進來，見是如此，便叫人先把夏家的兒子拉出去，便說：「你們不許鬧，有話好好兒的說。快將家裡　　拾收拾，刑部裡頭的老爺們就來相驗了。」金桂的母親正在撒潑，只見来了一位老爺，幾個在頭裡　喝，那些人都　　手侍立。金桂的母親見這個光景，也不知是賈府何人，又見他兒子已被衆人揪住，又聽見說刑部來驗，他心裡原想看見女兒屍首先鬧了一個嵇爛再去喊官去，不承望這裡先報了官，也便軟了些。薛姨媽已嚇糊　　了。還是周瑞家的回說：「他們来了，也没有去瞧他姑娘，便作踐起姨太太來了。我們爲好勸他，那裡跑進一個野男人，在奶奶們裡頭渾撒閣本和藤本作：撒村渾打，這可不是没有王法了！」賈璉道：「這呭子不用和他講理，等一會子打着問他，說：男人有男人的所在，裡頭都是些姑娘奶奶們，况且有他母親　　瞧不見他們姑娘麼，他跑進來不是要打搶來了麼！」家人們做好做歹壓伏住了。周瑞家的仗着人多，便說：「夏太太，你不懂事，旣來了，該問個青紅皂白。你們姑娘是自己服毒死了，不然便是寶蟾藥　　他主子了，怎麼不問明白，又不看屍首，就想訛人來了呢，我們就肯叫一個媳婦兒白死了不成！現在把寶蟾捆着，因爲你們姑娘必要黠病兒，所以叫菱香賠着他，也在一個屋裡住，故此兩個人都看守在那裡，原等你們來眼看看刑部相驗，問出道理来纔是啊。」

金桂的母親此時勢孤，也只得跟着周瑞家的到他女孩兒屋裡，只見滿臉黑血，直挺挺的躺在炕上，便叫哭起來。寶蟾見是他家的人來，便哭喊說：「我們姑娘好意待香菱，叫他在一塊兒住，他倒抽空兒藥死我們姑娘！」那時薛家上下人等俱在，便齊聲　喝道：「胡說，昨日奶奶喝了湯纔藥死的，這湯可不是你做的！」寶蟾道：「湯是我做的，端

了来我有事走了，不知香菱起来放些什麽在裏頭藥死的。」金桂的母親　　未說完，就奔香菱。衆人攔住。薛姨媽便道：「這樣子是砒霜藥的，家裡决無此物。不管香菱寶蟾，終有替他買的，囫來刑部少不得問出來，纔賴不去。如今把媳婦權放平正，好等官来相驗。」衆婆子上來抬放。寶釵道：「都是男人進來，你們將女人動用的東西檢點檢點。」只見炕褥底下有一個揉成團的紙包兒。金桂的母親瞧見便拾起，打開看時，并没有什麽，便撩開了。寶蟾看見道：「可不是有了憑據了。這個紙包兒我認得，頭幾天耗子鬧得慌，奶奶家去與舅爺要的，拿囫来擱在首飾匣内，必是香菱看見了拿來藥死奶奶的。若不信，你們看見首餙匣裡有没有了。」金桂的母親便依着寶蟾的所在取出匣子，只有幾支銀簪子。薛姨媽便說：「怎麼好些首餙都没有了？」寶釵叫人打開箱匱閣本和藤本作：櫃，俱是空的，便道：「嫂子這些東西被誰拿去，這可要問寶蟾。」金桂的母親心裡也虚了好些，見薛姨媽查問寶蟾，便說：「姑娘的東西他那裏知道。」周瑞家的道：「親家太太别這麽說呢。我知道寶姑娘是天天跟着大奶奶的，怎麽說不知！」這寶蟾見問得　　，又不好胡賴，只得說道：「奶奶自己每每帶囫家去，我　　得麽。」衆人便說：「好個親家太太！哄着拿姑娘的東西，哄完了叫他尋死來訛我們。好罷了，囫来相驗便是這麽說。」寶釵叫人：「到外頭告訴璉二爺說，别放了夏家的人。」

裡面金桂的母親忙了手脚，便罵寶蟾道：「小蹄子别嚼舌頭了！姑娘幾時拿東西到我家去。」寶蟾道：「如今東西是小，給姑娘償命是大。」寶琴道：「有了東西就有償命的人了。快請璉二哥哥問準了夏家的兒子買砒霜的話，囫來好囫刑部裡的話。」金桂的母親着了急道：「這寶蟾必是撞見鬼了，渾說起來。我們姑娘何嘗買過砒霜。若這麽說，必是寶蟾藥死了的。」寶蟾急的亂嚷說：「别人賴我也罷了，怎麽你們也賴起我來呢！你們不是常和姑娘說，叫他别受委屈，鬧得他們家破人亡，那時將東西捲包兒一走，再配一個好姑爺。這個話是有的没有？」金桂的母親還未及答言，周瑞家的便接口說道：「這是你們家的人說的，還賴什麽呢。」金桂的母親恨的唆藤本作：咬牙切齒的罵寶蟾說：「我待你不錯呀，爲什麽你倒拿話来　　送我呢！囫来見了官，我就說是你藥死姑娘的。」寶蟾氣得瞪着眼說：「請太太放了香菱罷，不犯着白害别人。我見官自有我的話。」

寶釵聽出這個話頭兒來了，便叫人反倒放開了寶蟾，說：「你原是個爽快人，何苦白在裡頭。你有話索性說了，大家明白，豈不完了事了呢。」寶蟾也怕見官受苦，便說：「我們奶奶天天抱怨說：『我這樣人，爲什麽碰着這個瞎眼的娘，不配給二爺，偏給了這麽個混賬糊　　行子。要是能彀同二爺過一天，死了也是願意的。』說到那裡，便恨香菱。我起初不理會，後來看見與香菱好了，我知道是香菱教他什麽子，不承望昨兒的湯

不是好意。」金桂的母親接說道：「益發胡說了，若是要藥香菱，爲什麼倒藥了自己呢？」寶釵便問道：「香菱，昨日你喝湯来着没有？」香菱道：「頭幾天我病得抬不起頭來，奶奶叫我喝湯，我不敢說不喝，剛要扎挣起來，那碗湯已經洒了，倒叫奶奶　　拾了個難，我心裡狠過不去。昨兒聽見叫我喝湯，我喝不下去，没有法兒正要喝的時候兒呢，偏又頭暈起来。只見寶蟾姐姐端了去。我正喜歡，剛合上眼，奶奶自己喝著湯，叫我嚐嚐，我便勉强也喝了。」

寶蟾不待說完，便道：「是了，我老寔說罷。昨兒奶奶叫我做兩碗湯，說是和香菱同喝。我氣不過，心裡想著香菱那裡配我做湯給他喝呢。我故意的一碗裡頭多抓了一把　　，記了暗記兒，原想給香菱喝的。剛端進來，奶奶却攔著我咧外頭叫小子們僱車，說今日回家去。我在閣本和藤本作：就去說了，回来見鹽多的這碗湯在奶奶跟前呢，我恐怕奶奶喝著鹹，又要罵我。正没法的時候，奶奶往後頭走動，我眼錯不見就把香菱這碗湯換了過來。也是合該如此，奶奶回來就拿了湯去到香菱床邊喝著，說：『你到底嚐嚐。』那香菱也不覺鹹。兩個人都喝完了。我正笑香菱没嘴道兒，那裡知道這死鬼奶奶要藥香菱，必定趁我不在將砒霜撒上了，也不知道我換碗，這可就是天理昭彰，自害自身了。」于是衆人往前後一想，眞正一　　不錯，便將香菱也放了，扶着他仍舊睡在床上。

不說香菱得放，且說金桂的母親心虛事寔，還想辨賴。薛姨媽等你言我語，反要他兒子償還金桂之命。正然吵嚷，賈璉在外嚷說：「不用多說了，快收拾停當，刑陪閣本和藤本作：部的老爺就到了。」此時惟有夏家母子着忙，想来總要吃　　的，不得已反求薛姨媽道：「千不是萬不是，終是我死的女孩兒不長進，這也是也閣本和藤本作：他自作自受。若是刑部相驗，到底府上臉面不好看。求親家太太息了這件事罷。」寶釵道：「那可使不得，已經報了，怎麽能歇呢。」周瑞家的等人大家做好做歹的勸說：「若要息事，除非夏親家太太自己出去攔驗，我們不提長短罷了。」賈璉在外也將他兒子嚇住，他情愿迎到刑部具結攔驗，衆人依允。薛姨媽命人買棺成殮。不題。

且說賈雨村陞了京兆府尹兼　　稅務，一日出都查勘開墾地畝，路過知機縣，到了急流津。正要渡過彼岸，因待人夫，暫且停轎。只見村傍有一座小廟，墻壁坍頹，露出幾株古松，倒也蒼老。雨村下轎，閒步進廟，但見廟内神像金身脫落，殿宇歪斜，傍有斷碣，字蹟糢糊，也看不明白。意欲行至後殿，只見一株翠栢下蔭着一間茅廬，廬中有一個道士合眼打坐。雨村走近看時，面貌甚熟，想着倒像在那裡見來的，一時再想不出來。從人便欲　喝。雨村止住，徐步向前叫一聲：「老道。」那道士雙眼微啟，微微的笑道：「貴官何事？」雨村便道：「本府出都查勘事件，路過此地，見老道静修自得，想來道行深

通，意欲冒昧請教。」那道人說：「來自有地，去自有方。」雨村知是有些来歷的，便長揖請問：「道老閣本和藤本作：老道從何處修來，在此結廬？此廟何名？廟中共有幾人？或欲真修，豈無名山。或欲廬緣，何不通衢？」那道人道：「葫蘆尚可安身，何必名山結舍。廟名久隱，斷碣猶存。形影相隨，何須修募。豈似那『玉在匱閣本和藤本作：櫃中求售閣本和藤本作：善價，釵于匣内待時飛』之輩耶！」

雨村原是個穎悟人，初聽見「葫蘆」兩字，後聞「寶釵」一對，忽然想起甄隱士的事來。重復將那道土端詳一回，見他容貌依然，便屏退從人，問道：「君家莫非甄老先生麽？」那道人從從閣本和藤本作：容笑道：「什麽真，什麽假！要知道眞卽是假，假卽是真。」雨村聽說出賈字来，益　　無疑，便從新施禮道：「學生自　　慨贈到都，托庇獲雋公車，受任貴鄉，始知老先生超悟塵凡，飄舉仙境。學生雖溯洄思切，自念風塵俗吏，未由再覲仙顔。今何幸于此處相遇，求老仙翁指示愚　　。倘荷不　　，京寓甚近，學生當得供奉，得以朝夕聆教。」那道人也站起來回禮道：「我于蒲團之外，不知天地間尚有何物。適纔尊官所言，貧道一槩不解。」說　　，依舊坐下。雨村復又心疑：「想去若非士隱，何貌言相似若此？離別來十九載，面色如舊，必是修煉有成，未肯將前身說破。但我旣遇恩公，又不可當面錯過。看來不能以富貴動之，那妻女之私更不必說了。」想罷又道：「仙師旣不肯說破前因，弟子于心何忍！」正要下禮，只見從人進來，稟說天色將晚，快請渡河。雨村正無主意，那道人道：「請尊官速登彼岸，見面有期，遲則風浪頓起。果　　不　　，貧道他日尚在渡頭候教。」說　　，仍合眼打坐。雨村無奈，只得辭了道人出廟。正要渡過，只見一人飛奔而來。未知何事，下回分解。